

# 布魯尼島美味滿分

布魯尼島航遊 (Bruny Island Cruises) 在我看來是一個必須參加的項目。自一九九九年 Robert Pennicott 一家在布魯尼島為了與世人分享塔斯曼尼亞南部的美麗開闢了這條生態旅遊路線起，這個家庭公司在眾多遊客的支持下，年年拿獎，最終成為了現在塔州最受歡迎的旅遊公司之一。

在將近四個小時的行程中，快艇上幽默風趣但不失專業的船員不僅會介紹周邊神奇的地質與水文知識，還總是能最先發現海面上躍起的海豚與遠方噴吐水柱的鯨魚，然後在遊客們興奮的連聲驚呼中露出滿意的微笑。

布魯尼島雖小，但是僅僅按照官方的推薦地圖繞島吃一圈都能「滿腹而歸」。依我推薦，第一站毫無疑問應該是 Get shucked Oyster 生蠔吧。如果美食家們說生蠔是海洋美味的儲存器，那布魯尼島的生蠔一定是這個儲存器品牌中的 Dyson。這裏每一顆不大不小尺寸完美的生蠔都保留着這片海域的純淨，咬一口，便開始在緊實與鮮嫩之間遊走，好像感受到迎面而來的海風，還伴隨着海水的清涼。

接下來可以去附近的布魯尼島芝士公司 (Bruny Island Cheese Company)，品嚐各種當地的原材料在不同條件下熟成的芝士。櫃檯裏的每一種芝士從原料到生產方法到口味都有很形象的解說，店員也一向都很大方地給客人提供試吃。這裏是塔斯曼尼亞最好的芝士店，許多塔州人登島就是為了搬一大餅最傳統的 Tom 芝士回家，切成小塊配上餅乾或麵包，當然一定要有紅酒，就是一頓美妙的晚餐。

在我對着這些芝士猶豫不決時，店員說，「Tom 是個好人哦，他很單純，大家都喜歡他！」 (三)



▲布魯尼島的生蠔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 你是方言幾級

上的「官話」已是兩個世界。

讀大學時，流行一種遊戲，用家鄉話朗讀書的篇章。這看起來容易，真要讀就很難。書裏那些字，從我認識它起，就是以「官話」的樣子存在的。尤其是那些高深的內容，更非鄉間日常所有，即便念出來，也事先在腦中經過轉換，不順暢，也不地道。

約莫十多年前，社交媒體發達起來，聯繫變得方便，網絡社區也漸漸變多，方言找到了領地。但那時網上「聊天」用文字，文字比「官話」更一本正經，常拒鄉音於千里之外。於是，就很羨慕粵語同胞，他們的家鄉話竟可以流暢地「寫」出來。

再後來，各地「方言文字」，好像多了起來，還成了文化符號。我的單位附近

有家不起眼的川味兒小館，牆上掛了些小木牌，以墨筆行書四川「方言字」，如「巴適」「大套」，配以拼音和解釋，添了不少佐餐之樂。

近年語言軟件發達，不但可發方言，聰慧者竟能翻譯，而且會處理的方言越來越多。不過，方言之秘密在不可通解，如「方」之字與屬地之「方」不再綁定，「風語者」或也將消失殆盡了罷。這是方言之幸，還是不幸，恐怕只能留待時間回答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畫在疫情蔓延時

曾有人說過，這世間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今年本應歡聲笑語的新春佳節，因新冠肺炎，而令一切都失了色。回不去的家鄉、車水馬龍的春節恍如隔世。每日醒來第一件事便是留意最新的疫情新聞，耳邊時常聽到的都是「不要出門」的叮嚀。

然而，疫情無情，人間有情，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今時今日，每一位國人在牽掛着武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相繼交付，不少城市也都派出了馳援武漢的醫療隊，他們早將生死置之度外，成為時代最美的逆行者。

相比較醫護人員的奉獻精神，文藝界亦不甘人後，有人賦詩，有人以畫寄情，

其中最讓筆者感動的是陳小桃 momo 創作的一幅漫畫，畫作採用擬人化手法，將一個又一個城市的代表美食變成了公仔，它們齊齊守在隔離病房外，雖然頭上也貼着膠布，但都在為病床上的「武漢熱乾麵」加油，希望它早日戰勝病魔。

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網友都紛紛感慨，漫畫「暖心又可愛」，為這個病毒肆虐的季節，增添了人間的暖色，來自各地的人們以自己家鄉的美食作為留言，不斷留言：「我在北京，北京炸醬麵給武漢熱乾麵加油」、「我在河南，河南燴麵給武漢熱乾麵加油……」

前不久，武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都在密鑼緊鼓地修建，數以千萬計的觀眾

都在線扮演起「雲監工」，其中博主名「AIFI 矮肥才華有限」就以此為題，創作了漫畫《待到山花爛漫時》，卻又一改《揮武大帝》的「彪悍構圖」，而是用暖色系，描繪春日中的兩個孩童，他們將口罩扔在了身後，爭先恐後扎進沐浴在櫻花雨的黃鶴樓。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寫道：「我們經歷着生活中突然降臨的一切，毫無防備。」但冬天過去，春天還會這麼？此時此刻，我們在家「禁足」，瀏覽着感人至深的漫畫作品，是為了可以重逢在每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 文學的白衣天使

六年前，小說《花冠病毒》出版時，其作者畢淑敏在序言中寫道：「這部小說滲透我人生的結晶，我青年時代在西藏飲下的每一口冰雪，我當醫生搶救垂危時對病人心臟的每一次按壓，我對鮮血從恐懼到習以為常的每一分鐘目不轉睛，我面對瀕死者臉龐溫溫和凝視的告別……」

《花冠病毒》是畢淑敏用五年時間創作完成，最初構思距離今天已有十餘年，書中情節與如今的武漢疫情相似，有如此驚人的前瞻，絕非偶然，因為今年六十八歲的畢老師有長達二十年的醫學工作經驗。她十七歲從新疆到西藏當兵，從衛生員到軍醫，轉業到北京後任內科主治醫師，同時她筆耕不斷，《紅處方》、《女心理師》等代表作都是醫學背景題材，她在熟悉的醫療領域提煉生活，用藝術真實抒寫人性真善美，王蒙先生稱她是「文學的白衣天使」。

與畢淑敏有相似經歷的還有武

漢作家池莉。池老師年輕時到湖北農村當知青，返城後從醫學專科到醫學院，同時在中文系學習，大學畢業後到武漢鋼鐵廠衛生署任流行病醫生。她將國企工人、市井平民匯於筆下，《煩惱人生》、《來來往往》等代表作記錄了武漢近三十年變遷，她唯一涉及醫學的是十三年前創作的《霍亂之亂》，她在題記中寫道：「人類盡可以忽視流行病，但流行病不會忽視人類，我們欺騙自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正在武漢的池莉始終在家隔離，她說：「每個人都努力做好自己，閉上嘴、管住腿。隔離就是戰爭，戰爭必須讓愚蠢無知廉價的愛與情走開！唯有將嚴格隔離堅持到底，爭取盡快阻斷病毒流行，人類才有可能贏得勝利！」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抗疫鬥士」在武漢

二〇〇六年，我辭去了職業劇團的行政人員工作，本來就想放一個悠長假期。當時民政事務局成立了一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由民政事務局的官員協助委員會向業界和公眾人士進行廣泛諮詢。因緣際會，我以項目形式獲民政事務局聘用，向該委員會提供了行政支援服務。其時為委員會擔任秘書工作的是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馮浩賢。

馮先生對文化藝術很有熱誠，雖然當時與文藝界的聯繫不深，但卻積極聯絡業內人士，真切了解業界對西九文化區的期望和要求，為委員會的諮詢工作打好基礎

。我為委員會只提供服務約半年，其後便獲得另一份工作聘約，於是唯有與馮先生及其同事道別。後來，馮先生亦從民政事務局調職至其他政府部門，我與他只在社交媒體保持聯絡。

直到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我才得知馮先生現時的職位是香港特區政府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主任。

雖然馮先生偶爾會在社交媒體發放一些訊息，但他只是想與友人分享生活體驗，並不是要賣弄自己的特殊身份。一月二十三日，新冠肺炎來勢洶洶，不單肆虐湖北武漢，香港以至世界各地都無不警惕。武漢市為了控制疫情繼續傳播，宣布封城

。馮先生在社交媒體向友人發文，說道與其他香港人員決定一同留守武漢，為當地的香港人提供一切協助。馮先生的訊息頓時令廣大香港市民動容。

事隔兩星期，馮先生於二月六日再度發文向友人報平安。雖然武漢的疫情仍然嚴峻，但他與各香港人員仍然無怨無悔，繼續緊守崗位。馮先生在文章末段祝福正值生日的女兒，並請女兒幫助媽媽（即馮先生的太太）處理家事。這一封遠遠的家書，令人感動。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年俗

魯迅回憶：小時候過年，一大早起來還沒起床就要對奶媽長媽媽說些吉祥話，然後嘴裏被塞進一塊冷冰冰的「福橘」橋餅。他那時是官宦人家的大少爺，冬天有橘子吃，物質生活也算富裕了，但對「老派」春節習俗依舊不以為然。如今內地現代化、都市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各地年節的傳統風尚還能保持正宗，綿延不絕嗎？

童年時期過農曆新年有一些老風俗。前年家裏「揮塵塵」，清掃乾淨過年。正月裏萬事講求吉利，不能說「病」、「死」之類的犯忌字眼，不能打碎東西。大年初一早上全家一定要吃加了糯米小圓子的年糕湯，取「團團圓圓、高高興興」之意，但不像北方人那樣吃餃子。有些人家過年還要祭祖或者掃墓。小孩子興高采烈地去大門口放鞭炮或「二踢腳」。去別人家拜年未必有紅包，但一定會被招待吃一碗「雞子素粉」湯，即水鋪蛋與粉絲同煮，象徵索利、進取之意，或喝橄欖茶，因為青橄欖形似元寶，暗喻發財。主人將瓜子、花生、糖果之類裝在果盤裏端出來饗客。上門者送的則不外是香菇、木耳、紅棗、花生、核桃等南貨或糕點、酒水等吃食，惠而不費。

過年習俗很多都沒啥道理可言，只是故老相傳，約定俗成而已。傳統與記憶都是身份的一部分，有人努力維持年節禮俗也是應有之義。如今的年輕人講究「生活要有儀式感」，過洋節或者對個人有重大意義的紀念日時也要借鑒、建立一套禮儀，按圖索驥，追求的也不正是「祭神如神在」的莊嚴隆重嗎？

年俗的意義多半是人賦予的，信則有，不信則無。

清人申涵光著有《荆園小語》，可謂世情通透。雖不同時不同地，讀來仍覺有見地。他說對待小人一開始就要疏遠他們，連吃飯飲茶也能免則免。大家不熟，將來就沒有大糾葛；如果因愛他的才能，借他的關係，成為親密之交，遲早會發生大的嫌隙。對那些大人先生，諂媚固然可恥，驕傲也無必要，還是遠離一點為妙。

人家有求於我，如果明知做不到，就直告原因，千萬別含糊糊糊，誤了人家事。有冤苦不平，他人問及，如能信任，不妨告以始末。如果逢人絮絮不停，對方雖然表面為你嘆息一番，其實未曾入耳，等於白說。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 世情通透

有些事必定不可能做成功，也就不必花心思時間去經營。有些人從來聽不進別人的勸告，又何必多費唇舌？

嗜慾強烈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捺捺，說明是修養之功。做事力求安全妥當，有足夠的時間把事情做得完美。如果匆匆匆做得苟且草率，到出了問題，要從新再啟，用力會更多，想省事反多事，求速成反遲緩。這樣的事還少嗎？

年前在汕頭兩日，有心品嘗汕頭人開的烤鴨店，證實一下是否與多處看到的廣告相符相實。第一天，一午一晚兩次去了星湖商城的一家店，見門外多人等候，我們趕時間，沒拿號扭頭就走。第二天，事情辦得差不多了，出於好奇，我說服先生再去一次。我們到達時是中午十二點多，等候者僅幾人，櫃檯女孩立即走過來打招呼，不僅給了個「A1」號，另送一張十元現金券，說：「小恰下一個就是你們的。」又請我們坐在零食枱旁，另有服務員端來兩杯水。

人們陸續前來，個個坐下耐心等待。約等了半小時，我們終於被安排進店坐下，觀察周圍，也就十多張枱，地方頗是擁擠。等位時，我

南牆集 阿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一、四見報

# 汕頭吃烤鴨

們已被「指導」用手機掃二維碼研究菜單(事後發現已成會員了)，當點菜員拿來大手機，見上面菜式排列一清二楚，快速就下了單。

點了一份烤鴨、一碗炸醬麵、一壺小吊梨湯，烤鴨水平非常不錯，先生大讚好吃，服務員小姐見我們顧着吃烤鴨，主動走來幫我們調勻炸醬麵。全店服務員都是二十出頭的靚仔靚女，話語暖心，服務恰到好處。微信付款僅一百六十七元，滿意度九十九分。

紅塵記事 慕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二見報

# 靜夜思

夜，很深，很靜。因為疫情，整日足不出戶，多了時間思考。尤其是午夜時分，我更容易聽見自己真實的心跳。將手機丟在客廳，臥室的大床成了我的冥想之地，思緒也更容易觸碰平日裏忽略的問題，比如朋友就是另一個自己。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不需要愛情的，因為愛情難免產生依賴、成為枷鎖，身陷一種不自由。期待愛情的開花、婚姻的果實，甜蜜還是酸澀無時不刻考驗人生智慧，這太累。在人與人之間的防備與偽裝幾乎無所不在的今天，友情更值得期待，因為它實在，它簡單，它讓人可進可退，它讓

人輕鬆愉快。人以群分，雖然我們經常驚異於人和人之間的不同，為人性深不可測的各種可能性瞠目，但在一直尋找和自己相似的人的過程中，內心對這個世界也就越來越理解和包容。我們希望碰見另一個自己，然後感覺到安全和踏實。

在友情中，我能夠獲得完全的自由，彷彿一條河流陪伴着另一條河流，一棵樹凝視着另一棵樹。倘若若有相知的朋友，說一些體己的話，可以不加掩飾地傾吐內心所思所感，分享秘密、快樂與憂傷，日子也就不那麼孤單了。很慶幸，寫作讓我認識了一些有相同理想的朋友，我們都很相

信辛波絲卡的那句話：「我熱愛寫詩的荒謬，勝於不寫詩的荒謬。」我們都在寫作中擁有自身的存在感。這是交往的前提。

想到這，我起身，來到書桌前。窗外，無邊的黑夜像大海，似讓我看到浩瀚而蒼涼的人生。攤開信箋，我打算寫一封信，給我遠方的朋友。我和他有這樣的約定：在一個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屋子裏，我們一起寫作、一起老去。然後，我就可以安然地入睡。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